

新 中 學 文 庫
四 書 章 句 集 注
論 語

朱 熹 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學基本叢書

四書章句集注

論語

朱熹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論語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

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爲兒嬉戲，常陳俎

豆，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爲司職吏，畜蕃息。

職見周禮牛人：讀爲犧，義與牝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卽孟子所謂乘田。蓋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

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

通乎景公。有聞韶問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言老之語。孔子遂

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

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

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

有答子路東周語

定公以孔子爲中都

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

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

不肖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

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

於大夫孔子行

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爲十二年事

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顔濁鄒家

孟子作顔離由

適陳

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

有顓臾後王既沒之語及文

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

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

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

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

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

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

有三年有成之語

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

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

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衛賁過門事

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

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

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數辭。為主司

耳。異同孔子如蔡及葉。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蓑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

告子真一貫之語。案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固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

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歎。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

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

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終

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有語大師及樂正之語。序

易彖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年之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

最賢。蚤死。後惟曾參得傳孔子之道。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之歎。孔子作春秋。有知我與我等語。論語請討

陳恆事亦在是年

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

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

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

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

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願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論語集注卷一

學而第一

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也。○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

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也。說。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

在。外。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愠。好問反。○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

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有子曰。其爲

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有子。孔子弟

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于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相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

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與平聲。○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實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

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

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

智四者而已。爲善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

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鮮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

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省悉井反。爲去聲。傳平聲。○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與。○曾子之謂忠。以實之謂

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

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

子可見矣。惜乎其處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子曰。道千乘之國。

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乘皆去聲。○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

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

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白晝。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愚謂五者反覆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

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

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已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誠其實。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子夏曰。賢

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

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

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

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辭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

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

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過則勿

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免。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

重爲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誠者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

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爲。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

於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之與。之與。

平聲。下同。○子禽。姓陳。名亢。字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語。語辭也。人。

他人也。○子貢。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親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顯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

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尙能使人興也。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問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

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彜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

之道可謂孝矣。

行去聲。○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爲孝矣。○尹氏

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潘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

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爲體。雖嚴。而智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爲可貴。先王之

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

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理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

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爾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近遠皆去聲。

○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自合其宜。則言必可踐交。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

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端。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

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好去聲。○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有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

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

可乎。○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樂音洛。好去聲。○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虛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著。

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贊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爲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磋七多反。與平聲。○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瑩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白以無諂無驕爲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

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案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弊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指。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子曰。不患

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已知。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共音拱。亦作拱。○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爲言得也。得於心而不失也。

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范氏曰。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

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盡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子曰道之以政

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音導。下同。○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

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忘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

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爲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

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

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如此則知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至。不思而得也。

七十而

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如字。○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之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

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統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盎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爲律而身爲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顯露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懿。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樊

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爲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言。恐其失

指。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親之始終具矣。禮。卽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當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者。所以爲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別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

名義。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養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謂孝。亦

通。○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養去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

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望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陷於敬。故以是深警之也。○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

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贊也。蓋孝子之有

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爲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愛之事。子游能養而

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

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間難也。私。謂燕居

人語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子曰。視

其所以。以爲惡者爲小人。觀其所由。則亦不得爲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爲者也。

察其所安。

察則又如詳矣。安所樂也。所由發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爲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焉於廋反。廋所留反。○焉何也。

度。階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溫尋掃也。故者。舊所聞。新

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識其不足以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子曰。君子不

器。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才一藝而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

不周。

周。普偏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爲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

平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

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

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駭駭然入於其中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

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女音汝。○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愷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名則以爲